

小说

保定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主编 李国英 刘素娥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主 任 李国英
副 主 任 贡希强 郭树林 刘素娥
张劲鹰 牛力强 彭 静
主 编 李国英 刘素娥
执行主编 刘素娥
副 主 编 张劲鹰
编 者 于忠辉 袁 军 吴 媛
欢立敏 李 新 卢 萌
张 梅 张 伟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定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 李国英, 刘素娥主编.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66-0841-3

I. ①保…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8233号

责任编辑: 韩立霞

文字编辑: 李 达

装帧设计: 张 伟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文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710mm×1000mm)

印 张: 23.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66-0841-3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人民创作 为时代书写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9月15日，市委书记聂瑞平到作协调研时提到：作家要为保定这片热土感到自豪，要为保定这片热土创作讴歌。这也正体现了习总书记为人民创作、为时代书写的内涵。

毫无疑问，保定是文学的热土。孙犁、梁斌、徐光耀、铁凝等人共同缔造了保定作家群的辉煌，让保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保定，凡是与文字有关系的人没有不为之骄傲和自豪的，然而，这成就也是一种压力，给后来者，竖起一座仰视的丰碑。

在保定，写小说是件费力却不一定能够讨好的事情。然而，偏有许多自讨苦吃的人，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焚膏继晷，孜孜以求。他们继承了前辈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始终坚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他们用生命为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书写、放歌，用文字记录下发生在保定这片热土上的时代变迁，记录下保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堪称时代的书写者。

在保定作家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始终是创作的重点，基于对传统和土地的高度认同，农民、土地是他们永恒的母题之一。杨守知的《于道生的渔网》从“土地”入手，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维度上，生动展现了传统农业文明系统的脆弱以及在工业化大潮裹挟下的无奈和无助。南侯的《最后一个农民》则从一个普通而执着的传统农民“周有福”切入，深刻描摹了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民在农业生活和身份认知上的尴尬处境。而同样是写城镇化，女作家单杰的《我爹是条河》既表现农民对祖辈传下来的屋厦的深刻感情，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城镇化不可遏制的大趋势、大方向。在这些作品中，农民正在或者已经被以种种方式从传统生活中剥离，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土地、农具、房屋都在以各种主动或被动的形式离开他们（《于道生的渔网》里土地被用于

建厂，《最后一个农民》里土地被抛荒，农具被弃置生锈，《我爹是条河》里屋厦面临拆迁）。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带给农业、农村的巨大冲击，表现了农民在时代浪潮中的惶惑、不安和各种积极的、消极的应对姿态。

一些人主动离开了农村，然而他们的根还在那里。刘素娥的《金玉缎夹袄》是一部中篇小说，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远远超越了中篇小说的局限。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农村女性，然而她所渴望的改变却是建立在极不正常的官本位思想之上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一件“金玉缎夹袄”让这个女孩从此走上追逐权力、地位的不归路，最终几乎是众叛亲离的凄凉死去。仲夏的《幸福巷》把背景选在了城乡结合部，主人公是走出农村却又不被城市完全接纳的外出打工人员，这是最近几年很多文学作品都在关注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在身份上缺乏认同感，在群体中缺乏归属感，在生活上没有必要的保障，尴尬的处境导致了种种情感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法律问题。幸福巷里的“幸福，只是一个方向”。作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充满爱和同情的笔触关注着他们。

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微缩世界。在赵新老师笔下，农夫农妇、乡里乡亲、家长里短、吵架斗嘴、柴米油盐，是有滋有味的生活。老作家娴熟的笔法、对生活的睿智体悟都体现在字里行间。“锅开了，一股浓重的米香在院里飘散。一只鸡跑进来，要往灶台上跳。女人说：打鸡，打鸡！”种种生活化的场景如在眼前。任新安的《隐藏在乡间的希望》同样以一对农民老夫妇为表现对象，写出了他们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阿宁的中篇小说《老鱼的梦》把视角凝注在农村民主选举问题上。草根民主，无疑是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但在执行过程中要对抗的不仅有小农意识还有以家族意识、宗派意识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小说对夏老鱼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描写都极其生动传神，更难得的是通过村民对夏老鱼事件的态度，活画出一众村民的所思所想，绘制了一幅农村世态人情图。

然而保定所有的又并不仅仅是农村，保定还是一座古城，是直隶总督的官署所在地。古城啊！“居移气，养移体”，老保定的市井文化、官场文化，注定不同凡响。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之一的谈歌是保定人，且是老保定人，对保定的城市性格，他领会到了骨子里。谈歌的《瓷人》，写了一个市井小人物“瓷人梁”，写出了他对手艺的执着，对世事的练达，写出了市井间的“道”。

小说很有些传奇色彩，但又不止于此，在不长的篇幅中，时光如白云苍狗般过了百年，不变的只有这些人、这个“道”。小说体现了作者将宏大历史背景融于小人物小事件的高超驾驭和掌控能力，很见功底。同样极富传奇色彩的还有李永生的《故里奇谭二章》，扣人心弦的情节，夸张的人物形象，激烈的矛盾冲突，让作品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

邢卓的《母亲》也是城市题材，小说中的母亲“古大妈”是一个劳心劳力的居委会干部，她的工作和生活折射出这个现代化城市的方方面面，作家从一位母亲最简单最纯粹的善良出发，拷问当代人的道德良知，追寻一座城市的道德底线，当然，小说给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易水的《活着，活着》通过一个机关文字秘书的生活状态，体现了时下官场生存准则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陶一笑的《左手》和长笑的《疆界》都是以工厂为写作背景，但他们的落脚点却是人性。《左手》颇具黑色幽默，靳小水死于一场工伤事故，只留下一只硕大的手。作者的叙述中充满了调侃和讽刺，这使得这篇原该沉重的小说显得节奏轻快，然而稍加思量却可以清楚感受到小说中工业文明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无视和戕害。《疆界》写了一个女工的迷失和回归，作品在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情节设置方面都很成功。尚未军旅题材的小说《奶水的味道》，以小见大，讴歌了军人、军嫂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他们作为普通人时彼此之间浓浓的亲情。静澜和马文立都在作品中关注了教师群体，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问题小说的存在就是为了警醒世人，避免麻木。

在一片写实风格的作品中，苑楠的《你喜欢弗朗索瓦兹吗？》显得有些寂寞。小说中大量独白式的对话，带有异域风情的场景设置以及作者对主人公之间关系的敏锐洞察，尤其是“艾米”和“安”两个女人之间既惺惺相惜又充满嫉妒敌视的复杂联系，营造出了“不同寻常的陌生感与超现实意味”（张清华语），整篇小说体现出极其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与之相近的是韩梦泽的《和胡安的151天》。小说一开始充满了对意义的消解和刻意设置的悬疑。百无聊赖的男人、来历不明的女人、装模作样的老人，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的组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上演了一出探讨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大戏。然而作者在叙述中终究敌不过骨子里的善意，小说曲终奏雅，为所有主人公的行为都赋予了实际的意义，显示出积极向上的阳光一面。

张清华先生称赞短篇小说具有“饱满的戏剧性特征、浓郁的传奇意味，还有精微细腻的精神勘探、烛照灵魂的力量……”我们认为，对中篇小说也同样适用。文学圈里的人都知道，中短篇小说写作是极见功力的，而且因为阵地有限，发表不易，作家们只好精益求精，一篇小说只不过是作家整体创作的冰山一角，而我们这部选本也就是整个保定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冰山一角。当然，我们自信，这部选本在一定时期还是很能够代表当下保定中短篇小说作家创作成就的，而我们也由衷地期待着，这些作家以及没有被选入的作家们会以新的作品和成绩来冲击这部选本的高度。

是为序。

编者

2014年10月

目 录

中篇部

谈歌·····	瓷人·····	3
阿宁·····	老鱼的梦·····	17
邢卓·····	母亲·····	54
刘素娥·····	金玉缎夹袄·····	75
杨守知·····	于道生的渔网·····	98
韩梦泽·····	和胡安的151天·····	124
仲夏·····	幸福巷·····	155
长笑·····	疆界·····	183
任新安·····	隐藏在乡间的希望·····	203
苑楠·····	你喜欢弗朗索瓦兹吗？·····	228

短篇部

赵新	短篇小说六题	261
尚未	奶水的味道	274
陶一笑	左手	294
南侯	最后一个农民	304
易水	活着，活着	316
单杰	我爹是条河	325
静澜	参差荇菜	338
李永生	故里奇谭二章	348
马文立	短篇小说四题	358

中篇部

保定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出生，祖籍河北完县（今河北省顺平县）。作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千余篇，计有15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日、英等文字介绍到国外。1984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1986年毕业于，曾在《冶金报》《冶金地质报》任记者。1996年调入河北作家协会至今。现任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瓷人

■谈歌

中国人大都知道天津的泥人张。捏出人样子来，惟妙惟肖，当之无愧中国民间艺术之一绝。保定有没有捏泥人的？谈歌不知道。谈歌查阅保定地方志，知道保定过去有窑烧瓷人的。所谓烧制瓷人，比之捏泥人多一道烧制的工序而已。烧制瓷人的工序与烧瓷无二，即先挑选能够烧瓷的土，再加水和成泥状，反复搅拌后，成为熟料，再制成泥坯，放在窖里阴藏，泥窖要挖到丈深，才好存放泥坯。若有“捏活儿”，便从泥窖中取出泥坯。泥坯一般都用湿草垫包裹，以保持水气。捏好了之后，顾客若是满意，便涂抹彩绘，阴干，之后放进窑中去烧制。一般需要窑烧二十四四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四十八小时，才可开窑。出窑之后，之前涂抹的彩绘，已经颜色全非，似有鬼斧神工。这大概就是烧瓷的神秘感吧。

清末民初，保定有几家烧制瓷器的。民国二十年前后，东大街有了一家店铺，专门烧制瓷人。师傅姓梁，名宝生，三十几岁的样子。梁师傅自说自话，是德州人氏，烧制瓷人的手艺是祖上几代传承下来的。梁师傅的店铺，没有雇佣伙计，忙里忙外，就他一个人。店铺的字号：瓷人梁。有些街人并不知道梁宝生的名字，干脆喊他“瓷人梁”。梁宝生有一妻一子，从来不来店铺里抛头露面。有人看到过，梁宝生曾在保定庙会上游玩，一家人其乐融融，其状陶陶，妻子小他几岁，儿子刚刚会走。

瓷人最早的作用主要应该是作俑。人类发明“俑”这路东西，大概是为了废除活

人殉葬的原始陋习。用瓷人作俑从何时开始？谈歌才疏学浅，不得而知。仅谈歌看到的资料，明朝初年，用瓷人作俑，大户人家已经开始了。近些年，华北一带出土的几个元代墓葬群，都发现了瓷人俑。由此说，瓷人作俑，时间还应该更早一些。清末以后，瓷人主要是当作玩意儿来做的，或者烧制财神爷、观音、关老爷之类的，被人“请”（不能说买）回去摆在堂上，以示尊重。也有给自己的模样烧制成像的，摆放在家中，看得有趣。也是一乐。这路东西，多是有钱人买回去赚自己高兴。穷苦人家，肚皮尚且哄不过来，是玩赏不起这路闲逸物件的。

梁宝生的店铺后边，用红砖垒了一个窑。不大，五步见方。如果有了生意，凑成一窑，梁师傅才去点火。若是主顾急用，便要另外加钱，当下就可起火点窑。没有主顾上门时，梁师傅便在店中闲坐，沏一壶茉莉花茶，慢慢地细饮，或有滋有味地哼着戏文，或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街上的各种叫卖声。

东大街口的菊花胡同里，住着一位唱戏的先生，名叫张得泉，这一年四十岁出头儿。张先生是唱河北梆子的，是那年间保定的名角儿，他手里有一个戏班子。街人都尊敬他，称他张先生，或者张老板。梁宝生听过张先生的戏，爱听，而且上瘾。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梁宝生是张得泉的铁杆“粉丝”。

那天，张得泉进了瓷人梁的店铺。梁宝生抬眼一搭，目光就亮了，忙放下茶壶起身，拱手迎了，笑呵呵地说：“张先生来了，小店生辉了。”张得泉也抱拳寒暄了一句：“梁老板，客气了，客气了！”就撒开眼睛在店里货架上闲逛，梁宝生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搭讪：“张先生喜欢这个？”张得泉点头，悠悠地说：“真是喜欢。只是听人讲，今天头一回来，果然不错。”说着，便回过头来，看着梁宝生，笑道：“劳烦梁老板，给我捏一个像如何？”

虽是初冬时节，街上的阳光却很好，无数阳光漫进店里，店里亮堂堂，梁宝生很阳光地笑笑：“谢谢张先生照顾，只是价钱很贵。”

张得泉“哦”了一声，淡淡地问：“多少钱？”

梁宝生报了一个价钱。

张得泉摇头笑笑，略带讥讽地说：“也着实贵了些，梁老板啊，你岂不知，一分利撑死，九分利饿死？这等价钱，能有几个主顾上门呢？莫非你是三年开次张，开张吃三年？”

梁宝生稳稳地一笑：“张先生说笑了，梁某的店铺，小本经营，能够哄饱全家的肚皮，就算勉强了，岂敢奢望流水般挣钱。再者，梁某也不想把祖上的手艺卖低了。”

张得泉诚恳地说：“我的确喜欢，梁老板，还还价钱如何？”

梁宝生摇头说：“张先生啊，如果您真的喜欢，就不应该在乎这个价钱么。”

张得泉商量的口气：“还是再让一让。您开口言价，我就地还钱么。”

梁宝生继续摇头：“真的不让。小店的生意言无二价。”

张得泉的目光就涩了：“唉，那您这买卖怎么开啊？”

梁宝生认真地说：“不瞒张先生，梁某就是给那些有钱人开的，并不想赚穷人的钱。”

张得泉笑问：“您看我是有钱的主儿么？”

梁宝生双手一摊：“张先生啊，您这话可就透着不实在了，您是名角儿啊，唱一出得多少大洋？怎么会没钱呢？您还养着一个戏班儿呢。”

张得泉无奈地摆摆手，笑道：“行了，行了，我不跟您杠嘴了。就按您说的价钱，给我捏一个吧。”

梁宝生便让张得泉坐下，重新沏了一壶茶，给张得泉斟了，然后去店后边取出了窖泥，在张得泉对面坐了，嘴里与张得泉说说笑笑搭着闲话，眼睛却细细瞄着张得泉，手里更是紧忙活着，一支烟的功夫，就给张得泉捏好了一个像，放到了桌上，张得泉仔细看过，连声叫好。梁宝生又细细地收拾了一番，就算完成了。二人便说定，三天之后，烧成瓷人，张先生便来取货。张得泉放下定金，便走了。

三天之后，张得泉正巧有事儿缠住了腿，便派了跟包儿的小刘来取货。梁宝生把烧制好的瓷人用草纸仔细包裹了，装了盒子，又扯了纸绳儿，打十字捆扎了，对小刘说：“转告你们张老板，我今天晚上请他吃涮羊肉。”

小刘回去捎了话。张得泉撇嘴一笑，没有当回事儿。他觉得梁宝生就是一个黑下心挣钱的生意人。涮羊肉的事儿，也就是嘴上说说。谁知道，到了晚上，张得泉散场的时候，梁宝生竟在剧场后台的门口站着，正候着张得泉呢。等到张得泉卸了妆，走出来，梁宝生忙迎上去，拱手笑道：“张先生，我答应过您，今天晚上请您吃涮羊肉。东来顺的馆子我已经定下了。”

张得泉愣怔了一下，就笑了：“梁老板啊，我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呢？”

梁宝生认真地说：“我说过的，请您吃涮羊肉。我知道您好这一口儿啊。”

张得泉听出梁宝生是真心实意，便随口笑道：“也行啊，您赚了我的心，自然要请我一顿儿了。”

梁宝生笑道：“那咱们走着？”

张得泉爽快地答应：“走着。”

二人便去了保定东来顺，东来顺的老板已经留好了雅间。老板姓马。张得泉笑道：“马老板啊，您这买卖挣了白天，晚上也不歇着，还有夜宵啊？怪不得您发财呢。”马老板很商业地笑了笑：“这不是梁老板订下的桌么，马某敢不伺候吗？张先生，甬取笑我了，您里边请吧。”

进了雅间，只见桌上的木炭火锅已经点燃，马老板将香菇、虾仁、枸杞子、红枣、姜片等放进锅中，桌上已经摆好几盘上好的羊肉，另有麻酱、辣酱、韭菜花、酱豆腐，葱姜蒜末等小料，一应俱全。还有一坛陈年的山西汾酒。

张得泉拿起汾酒，打量一下，笑道：“马老板，你也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儿？”说着，就启开了酒坛，浓烈的香气就冲撞了出来。

马老板嘿嘿笑道：“哪里哟，这些都是梁老板吩咐的。”

张得泉看了一眼梁宝生，微微笑了：“好啊，梁老板，看来，你真是知道我一些的。好啊，坐了。”

二人相对坐了。梁宝生提起那一坛酒，斟满了两只杯子，笑道：“张先生今晚只管畅饮，酒钱么，梁某断不会皱眉。”

张得泉笑了，端起酒杯：“好！好！来，干了这杯！”

窗外冬夜沉沉，北风猎猎。屋内二人吃得热火朝天。

一坛酒吃尽，二人放了筷子，梁宝生眯缝着眼睛笑道：“张先生，吃得怎样？”

张得泉抓起桌上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大笑：“大快朵颐，痛快淋漓啊。”

梁宝生接上一句：“那明天我还请您，如何？”

张得泉哈哈大笑道：“当然最好，张某吃得上瘾了。”张得泉认为梁宝生客气一下就是了，谁知道，第二天晚上，他刚刚卸了妆，正端着小茶壶喝茶呢，小刘就跑来告诉他：“张先生，瓷人梁在外边等着呢。说今晚还是请您去吃涮羊肉。”张得泉怔了一下，忙放下茶壶，起身出来。果然，梁宝生正在门口站着呢。张得泉连连摆手道：“梁老板啊，您也太客气了。我不能再吃您了。”

梁宝生笑了：“您昨天可是答应了，您可不能爽约啊。”

张得泉苦脸说：“哎呀，我只是一句玩笑，您怎么当真了？”

梁宝生认真地说：“我可没听出您是玩笑。”

张得泉只好点头：“好，咱们走着。”

于是，梁宝生就又请张得泉去了东来顺。吃过之后，梁宝生笑道：“明天我还得请您。”张得泉笑道：“您不会有什么事情求我吧？梁老板，我张得泉可就是个唱戏的，大家捧我，我就算是个角儿，大家不捧我，我就是臭狗屎。我无职无权，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的。您如果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梁宝生笑道：“张先生啊，您放心，我并无事情求告于您。您就放心吃。”

张得泉呆呆地看着梁宝生，突然也来了兴趣，他真不明白梁宝生为什么总请他吃饭。就笑道：“您的意思是……咱们明天……继续吃？”

梁宝生认真说道：“当然要吃！吃！”

张得泉击掌笑道：“吃就吃！”

第三天晚上吃过，梁宝生又要定下第四天，张得泉却是高低不肯了，他坚决地说：“梁老板啊，行了！行了！事不过三。天底下也真没有您这样请客的。我如果再吃您，传出去可就真不好听了。先不说我不能总吃您的，我也真不明白您为什么总请我。今天，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总请我吃饭？否则，明天开始，我一连请您三天，这三顿涮羊肉，我一定得让您吃回去。要不然，我睡觉都不安稳了。我这人，占不得人家的便宜。”说到这里，张得泉目光狡黠地盯着梁宝生。

梁宝生噗哧笑了：“张先生啊，您一定想多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那瓷人么，本是个手艺活儿，卖高卖低，只由我说了算。那天我不还价，只是我不愿意降低价格。您一再要求，我看出您的意思了，您是真想买，可是我既然说了，就不能降价了，您的面子就伤了。我这心里就不好意思了，只好请您吃几顿饭，这饭钱么，就抵了那瓷人的价钱了，就算是我退给您钱了。我还落一个陪吃。这么算来算去的，还是我占您的便宜了。”

张得泉听得直摇头：“哎呀，梁老板啊，这就不对了么，您讲的这不是道理么。您做的是生意，您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您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这样一来，张某倒不好意思了哟。”

梁宝生认真地说：“还有一句，我还没说呢。您有所不知，我是您的戏迷啊。您想啊，这天底下，哪有戏迷不捧角儿的呢？”

张得泉听得点头：“如此说，我也真应该请您吃一顿了，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您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您如果不吃，那也行，我得请您白看三天戏。”

梁宝生摇头：“不行，我知道，您的戏票贵，前排坐是十块大洋一张票。我不能占您这个便宜。”

张得泉坚决地说：“不成，我都依了您三回了，您总得依我一回，我一定得请您看戏。”

梁宝生无奈地说：“如果这样，我就再白送您三个瓷人。”

张得泉怔了一下，哈哈笑了：“戏换瓷人？一言为定！”

“瓷人换戏，一言为定！”

由此，张得泉与瓷人梁交上了朋友，二人便是来往走动了。张得泉没戏的时候，便来“瓷人梁”闲坐，找梁宝生喝茶聊天儿。满条街都知道瓷人梁结交了名角儿张得泉。

那天，张得泉的表弟曹正文来张得泉家串门儿，曹正文是保定府的秘书长，此人处世有些霸道，官声不大好。张得泉心中看不起他，面子上却也不好得罪。张得泉近些年在保定唱戏，也依仗了曹正文的保护，都知道他是曹秘书长的表哥，白看戏的很少。城里的地痞无赖，轻易也不敢找张得泉的麻烦。张得泉常常自嘲，说这个表弟真是他餐桌上的一块臭豆腐。气味不好，下酒佐餐却是可口得很。

曹正文看到了张得泉书架上摆放的几个瓷人，曹正文喜欢收藏，年头儿久了，颇是长了些眼力，他欣赏了一番，叹道：“表哥啊，都说‘瓷人梁’的东西好，我直道是个虚名儿，今日一看，倒是叫我青眼相看了。这几个瓷人，不仅捏制得妙，烧得火候也妙，颜色变化得也妙。可说是妙趣横生，妙不可言啊。”

张得泉笑道：“表弟啊，不必如此夸奖了，你要是喜欢，你就挑拣两个拿走。”

曹正文摆手笑道：“君子不夺人之美，我明天去买几个就是。”

第二天，曹正文便去了“瓷人梁”，一问价钱，却皱了眉头。他对梁宝生道：“梁老板，且不说曹某是政府秘书长，我也是张得泉先生的表弟啊，您总要给我些面子吧？”

价钱上您一定得让一让。”

梁宝生笑道：“曹先生啊，梁某怎么能不知道您是大名鼎鼎的秘书长呢，我当然也知道您是张先生的表弟。可这与您买瓷人是两回事啊。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闲情逸致，如果您有这份儿闲钱，您就没有必要跟我讲价钱。如果您没有这份闲情，您何苦花这个钱呢？情知，我开的是买卖，我得指望它吃饭呢。曹先生啊，真是对不住您了，小店不还价钱。”

曹正文无话可讲了，便来找张得泉，他把事情经过学说了一遍，就让张得泉去找梁宝生去讲价钱。

张得泉摇头说：“表弟啊，莫怪梁老板不给你面子，梁老板做的是生意，人家指着这玩意儿吃饭呢，我怎么好去跟他压价呢。再者说，你搞收藏，倒腾来回，也是要挣钱的。你就不好去强压梁老板的价钱了。”

曹正文不高兴了：“表兄啊，你这话就没有道理了，天下的生意自古都是要还价的。咱们可是亲戚啊，我自从当了这秘书长，也是帮了你不少的，我莫非就求你这一次也不行么。再说了，我也就是看着‘瓷人梁’是表哥你的朋友，才不好为难他的，我若是要起蛮来，白拿他几件，他有何话讲？我来求你，也是给你的面子，更是给他的面子。”说到这里，曹正文的脸色就阴沉了。

张得泉没词儿了，摆手苦笑道：“行了，行了，表弟啊，如果你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得了，我就破一回规矩，去跟梁老板说说。”

转天，张得泉对曹正文说：“得了，我说好了，你就去吧。梁老板低价钱给你做十件货。”

曹正文非常高兴，就到了瓷人梁的铺子，说明了情况，就订做了十件货。

取货那天，曹正文笑道：“梁老板，我真的有些不明白，我那天跟您还价，您咬定不让，如何我表哥来说了，您就低价做了这十件呢？莫非我这秘书长的身份，真赶不上我表哥的名声么？”

梁宝生淡淡地说：“曹先生啊，您如果不问，我也就不说了，因为张先生不让我讲。您一定要问，我就告诉您了，您还下的价钱，张先生已经替您付过了。我这生意，也不怕您笑话，梁某只认顾客，只认价钱，从来不认朋友，比如张先生；也不认长官，比如您曹秘书长。为什么？如果都认下来，梁某这买卖就开不下去了，一家大小就要喝西北风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说到这里，梁宝生抱拳道：“梁某小器，让您见笑了。”

曹正文的脸就涨红了，尴尬地笑笑：“说的是了，是了。”

张得泉后来知道了，就叹道：“梁师傅啊，我这位表弟你不好得罪啊！”

梁宝生笑道：“张先生啊，有您这位表哥，那曹秘书长怎么好破脸来找我的麻烦呢？他或许成了我的老主顾呢。”